

包天笑 换巢鸾凤

鸳鸯蝴蝶派艳情名著系列之一



鸳鸯蝴蝶派艳情名著系列

换巢鸾凤

包天笑 著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[京]新登字 184 号

责任编辑:柯 彦

封面设计:肖 海

责任印制:金 文

DK100/26

换巢鸾凤

包天笑 著

※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1 电话:8420077-2447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12 印张 280 千字

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6000 册

ISBN7-81001-616-4/I·67

定价:8.00 元

(凡中央民院版图书有漏印、缺页、错装者,本社负责调换)

《鸳鸯蝴蝶派艳情名著系列》

编 委 会

主	编	张	荃	周	天
编	委	张	荃	秦一	夫
		梁若	冰	李	丘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绣阁娇娃沉酣香梦 绮筵名士物色芳踪
..... (1)
- 第 二 回 飞絮扑身渐成美眷 散花着体终结良缘
..... (10)
- 第 三 回 为赈灾佳人牺色相 因救国志士赚金钱
..... (19)
- 第 四 回 破怪囊猎官施诡策 行捷径诳友博巨金
..... (28)
- 第 五 回 金屋藏娇名姬离故院 银槎载艳游子返新洲
..... (36)
- 第 六 回 严词厉色老父施威 曲意柔情小妻疗妒
..... (45)
- 第 七 回 珠胎初结绣襦试新声 玉貌争妍璇闺钟灵气
..... (54)
- 第 八 回 粉剩脂残冥鸿遗迹 玉娇珠媚雏凤新声
..... (63)
- 第 九 回 凤去楼空娇娃失母 鸳孤巢冷游子离家
..... (72)
- 第 十 回 虚室萧条轻尘栖弱草 空房寂寞苦雨泣娇花
..... (81)

- 第十一回 玉郎春深三姝献媚 琼筵宵迥双艳争芳
..... (90)
- 第十二回 斗奇炫异古物作新装 睹影思人空闺搜遗篋
..... (99)
- 第十三回 云袖霓裳翩跹来嘉会 风鬟雨鬓残虐到芳姿
..... (108)
- 第十四回 明月清风幽思悲弱质 青天碧海静夜发浩歌
..... (117)
- 第十五回 巧安排海滨栖孤凤 疏防范天外逝冥鸿
..... (127)
- 第十六回 不见娇娃侦骑来母氏 忽逢俊侣迷藏忆儿时
..... (137)
- 第十七回 意绪凄凉身飞翠凤 姻缘美满命照红鸾
..... (146)
- 第十八回 孤馆凄凉愁添心上事 名园踟躅巧遇意中人
..... (156)
- 第十九回 伊人何在清泪淋漓 佳客忽临喜心翻倒
..... (165)
- 第二十回 之子于归飘零嗟弱妹 可人不至惆怅贺新郎
..... (175)
- 第二十一回 肠断一封书美人嗟命 身经万里路游子宁家
..... (184)
- 第二十二回 潭宅深沉病床瞻玉影 海楼寂寞零筒胜瑶笈
..... (193)
- 第二十三回 玉简残留空悲老父 铁鞋踏破难觅娇娃
..... (202)

- 第二十四回 并宿双飞喜逢新蜜月 千程万里潜渡旧金山
..... (211)
- 第二十五回 情凄切远游怀老母 意缠绵忍痛别娇妻
..... (220)
- 第二十六回 奋不顾身佳人迎雪刃 情甘流血爱侣试霜锋
..... (229)
- 第二十七回 淑女情深瘢痕留玉臂 痴郎病困魂梦恋琼姿
..... (238)
- 第二十八回 持大体名闺谏老祖 探幽踪旅邸访娇儿
..... (247)
- 第二十九回 爱女情深纵横挥老泪 望夫意切婉转诉芳心
..... (257)
- 第三十回 去燕来鸿闺人伤离绪 移花接木馆主设狡谋
..... (266)
- 第三十一回 狡店主是信口开河 痴郎君竟以泪洗面
..... (275)
- 第三十二回 玉容缥缈梦里化轻烟 珠泪淋漓客中展遗墓
..... (284)
- 第三十三回 繁花环孤冢魂断归鸿 滨海拥层楼巢寻旧燕
..... (293)
- 第三十四回 翼折双飞徒伤翠凤 情联两好又照红鸾
..... (302)
- 第三十五回 妥贴瓶花悲思凭玉照 殷勤樽酒邂逅诉芳名
..... (311)
- 第三十六回 细字密书潜通消息 明罗暗网巧设机关
..... (320)

-
- 第三十七回 迢遥祖国孝女觅慈鸟 咫尺天涯故人逢旧燕
..... (329)
- 第三十八回 鼠叶究根试寻环翠路 挥情捐爱小隐拈花庵
..... (338)
- 第三十九回 出牢笼天外渺冥鸿 伴禅室人间悲雏凤
..... (348)
- 第四十回 雪衣缟袂月冷招魂地 青磬红鱼日长绣佛天
..... (357)

第一回 绣阁娇娃沉酣香梦 绮筵名士物色芳踪

且说在春风骀荡的天气中，有一家巨邸的红楼一角，是一位十九岁娇贵小姐的妆阁。时光已经是上午九点半钟了，红日从它蜜黄色的窗帘中偷偷地照到她的妆台上了，她却还是香梦正酣。

一个侍儿，唤作阿靛的，向另一个侍儿道：“时光不早了，怎么大小姐还不起来？我们不如去唤醒她吧！”另一个侍儿阿曼道：“不要去喊她！她昨天晚上回来得很迟，已经有一点多钟了。此刻去唤醒了她，防她睡得不足，回头又发脾气。”

阿靛道：“不是呀！这时老太爷已到了书房里了，不是往常日子，九点半钟光景，大小姐就到他书房中去吗？防的大小姐不出去，老太爷要派人来查问。”阿曼道：“就是查问也不要紧。老太爷是最疼我们大小姐的，起身迟了一点，也决计不会来责备她的。不比昨晚一夜不曾回来，那倒是不好的。但我们大小姐，从来也不曾有过一夜未归过。迟点起身，那算得什么事，只说有点头里痛，不舒服，便是老太爷书房里不去，他倒反而自己要来看她咧。”

阿靛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一样是一个孙女儿，我们老太爷，对于我们这位大小姐，却爱如掌珠，真是千依百顺。对于大房里这位二小姐，却恨如切齿，连门也不许她上，见也不愿见她一面。其实二小姐也很标致，而且还很聪明。听说在学堂里读书，比我们大小姐还用功。二小姐并没有什么不好之处，为什么老太爷不要这位孙小姐呢？”阿曼道：“老太爷是天生就这副顽固脾气，她以为二小姐的生身之母，出身不正。以为她的母亲不

好，女儿一定也不好的了，胸中横亘着那样一个心理。当大老爷讨了二小姐的母亲回家来时，老太爷就大发雷霆，把大房里便驱逐出来，不要他们住在一家。因此大房里，便只得另外去住。不然，你想我们这宅子里，不用说大老爷一房，有十房儿子，也住得下咧。”

阿靛道：“真的！我们这位老太爷，不但是个老顽固，而且性子暴躁，在家里是一个暴君。凡是伺候他的男女佣人，不但被他骂，而且也被他打过。就是一向服侍他的三姨太，跟了他十多年了，他发起火来，不管在许多人前，要打就打，要骂就骂。人家倒底也是近四十几的人了，一点面子也不给。所以三姨太常常背后哭泣。幸亏我们大小姐不时安慰她，常说：‘祖父的脾气，三太是知道的，他吵过了没有心，也就没事了。况且他年纪已老，原谅他老年人吧！好在我们做小辈的，是都知道的，这样地安慰她，三姨太听了也略为平平气咧。’”

阿曼道：“老太爷就是这样，凡是家中婢仆以及姨太之类，他都不以人礼相待。对于大房里二小姐，也因为她的母亲是姨太太，而且是个妓女，也不知是个女伶出身，这事我不大明白。不幸二小姐的母亲，趁大老爷不在家时，又逃走了，留下二小姐，不曾带了去。老太爷知道了，愈加愤怒，说是败坏了他的门风。因说二小姐是她生的，有种出种，有其母必有其女，将来也一定不是好货。”

阿靛道：“二小姐的母亲，逃走出去，到底是失着了。这样的人家，吃著不愁，而且大老爷因为喜欢她，总讨了她的，也不会虐待她。看看自己这样的膝下娇女，也那里下得这个狠心，下堂一走呢？”阿曼道：“这个我们哪里知道？人心总是一样的，她要是能够忍受，我想总是能忍受的。或者精神上所受的痛苦，实在不能忍受，她只能一走了之了。走的时候，大老爷不在家

中，这还是一个疑问呢。”

两个侍儿在房外月廊闲话，忽听得房内婴宁一声，知道里面的女主人醒了，两人都进去伺候。只见他们的那位大小姐，星眸微启，霞脸半晕，问道：“现在几点钟了？”阿靛向妆台上一具玛瑙石小金钟望了一望，说道：“九点三十九分钟了。”那位大小姐，便在枕边掏出她那双钻石镶边的小手表，看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真是睡失了聪了。你们怎么不来唤醒我？”阿曼笑道：“我们因为见小姐昨天晚上，回来得略迟一点，早晨可以多睡一刻儿，所以不曾来惊动你。”

大小姐揉了一揉眼睛，又问：“老太爷起来想很久了，问起我来不曾？”阿曼道：“老太爷倒还不曾问起小姐，他在外书房里会客。那位客人，八点半钟就来了，听说是昨天老太爷，约他今天早晨来的，是一位由香港来的客人。老太爷照例九点钟出来，此刻还在和这位客人谈话，所以还不曾问起大小姐咧。”大小姐道：“那末让我赶快起身吧！阿靛！你给我浴室里放好了水！”阿靛在浴室里答应道：“小姐，水已经放好了。”

那位大小姐披上浴衣，一双白足，趿上了拖鞋，便到浴室中来。一面又问：“三小姐起来没有？”阿曼道：“三小姐也起来了，刚才阿珍来过，问大小姐可曾起身，起身以后，三小姐说到这里来，一同去见老太爷咧。”大小姐点点头道：“昨天回来得真太迟了。从来也没有这样迟过，往常至迟到十二点钟以前，总归回家的了。昨天因为胡家做寿，姊妹辈到的很多，他们又开什么音乐会，因此回来得很迟。我们的车子，又送了二小姐回家，在那里又略坐了一坐，不免有一些耽搁了。倘然老太爷问起，不要说我们回来得这样迟呀！”阿曼笑道：“老太爷也不会知道。即使知道了，小姐们每天回家，都是很早的，偶然有一次，为了吃寿酒之故，迟一点回来，老太爷想也并不会真怪

的。”大小姐道：“不是哪！虽然此刻女人也解放了，一个女孩儿家，深更半夜在外面，总不大好。况且我总算年纪最大，还带领着两个妹妹，人家总说是我牵引了她们。老太爷是个古板的人，他虽然疼爱我们，听说我们放荡，他也要不答应的呀。”大小姐说着这些话，翩然自走入浴室中去。

笔者趁她就浴的时候，把她们的家世，略为叙述一番。原来这一家巨邸是姓陈，她的祖父唤做陈钜泉，原籍广东，是一位华侨大富商。家资有一千余万，他是经营橡皮、木材、运输等事业，无往而不获利。他有位夫人，在他不曾得意之前，共处患难，非常艰苦。但到了他将近得意发迹的时候，他的这位贤良的夫人，忽然逝世了。他为了纪念他夫人起见，也不曾续过弦。只娶了几房姨太太，以为娱老之计。但因为这位陈翁性情执拗，脾气暴躁，不容易伺候，总共讨了四位姨太，倒去了一双。陈翁也不强留，你要去时，给几个钱，遣散了就完事了。就只一位三姨太，是专门伺候他的，年华半老，也不会再下堂求去的了。还有一位二姨太，是一个多病的人，长斋礼佛，她也不管家内一切的事业，家中也好像没有她一个人似的。所幸陈翁这位正式夫人，早就生下了两子一女。他的长子名唤昂若，次子名唤怡如，三女却许配于黄氏。这黄家也是一位华侨，因为陈翁在南洋一带经商，华侨之女，许配于华侨之子，可谓近水楼台了。

我今且把陈翁的长子陈昂若来谈谈：这陈昂若席他父亲的馀荫，在年轻的时候，却是一位翩翩美少年。人家说：和他的乃翁陈钜泉，有些儿不类。原来陈钜泉，面目黧黑，性情粗豪，大约也是这几十年辛苦经营所致。陈昂若却不同了，长身玉立，气概英华，真似昂昂然若千里之驹一般。陈翁对于他，很有无限希望，十七八岁时，便送他到美国去读书。他资质也很聪明，

不到几年，便毕业于美国某大学。

那时陈翁所经营的事业，日渐发达，家产也日益豪富。富了以后，便转到贵的念头。他本来是南洋富侨的巨擘了，当前清光绪末年的当儿，曾经以某一次赈灾案，他捐输了几万块钱，得奖特用道，赏给二品封典。他竟惶惶然朝珠补挂，红顶花翎戴起来了。虽然是一班华侨，却心不忘祖国。他们都知道陈翁是朝廷一位命官了。他们虽不知道他的官职大小，只知道他是一位道台，可与领事官分庭抗礼，官职也就不小。而且只就他的红顶花翎，也不是一个小官，中国最大的官，也不过是个红顶花翎罢了。

不过华侨中有几个知识界中人，似乎还有些瞧不起他。说他这个功名不过用钱捐来的，无足为奇。只要谁有了钱，谁可以明日戴上红顶花翎，谁就是道台大人，也和他一样。这不过是一个捐班，有些儿铜臭之气，并不算得清高。那些话，吹入陈翁耳中，他听了觉得很不高兴。

现在他的大公子陈昂若，在美国大学毕业了，并且学的是政治经济科。又知道中国政府，此刻正要网罗这一班出洋留学毕业生，举行着留学生考试。凡留学生应试中式者，辄得举人进士出身，还授以翰苑部曹等职。有许多留学回国的，一经考试，联翩登第，有几位，居然人称之为洋翰林了。因为翰林两字，是中国人所视为最高贵的，虽在华侨中人，也久闻此秩清贵。此刻一班留学生归国以后，也居然是个翰林了。纵然人家在翰林之上，加了一个洋字，称这为洋翰林，然而在当今之世，洋翰林也许比寻常翰林为吃香咧。此刻陈矩泉以捐资而得道台头衔，被人家说是捐班，不无铜臭之气。他想：倘然我的儿子，以美国留学毕业出身，应了留学生考试，得有功名，他是以自己真本领中式进士，博得个翰苑资格，再不能说他不是清高职

位，也带有铜臭之气了。因此打了好几通电报到美国去，教他的长公子陈昂若回国应试。并且说：“我们虽是华侨，究竟是中国人，应为祖国效力。况且你又学的是政治经济，现在中国正需用此等人才，方可一展所长。现今朝廷极意变法，因此重用留学生，我辈趁此发展，不可坐失机会”云云，倒是一篇大道理。

那时陈昂若只得从美国回来了。他的父亲是住在新加坡，见过老父以后，却又发生一件事了。原来陈昂若在未到美国去的时候，早已由家中给他对了一头亲事，是一家福建华侨姓邓的人家小姐，也是一位娇养的姑娘。邓翁只生下她们姊妹二人，她却是居长。陈昂若留学美国去的当儿，未曾结过婚。在留学期中，邓翁曾来催询，陈钺泉也曾写信给他儿子，教他在暑假的时候，回来一次，以便结婚。结婚以后，不妨再去留学，甚而至于带了你的新夫人，一同到新大陆去，呼吸自由空气，也无不可。但陈昂若却不愿回来，他说：学业重于婚事，况文明时代，不重早婚，待我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，再行回来结婚，也未嫌迟。实在陈昂若很不满于这次订婚，又风闻那位邓家小姐，性情骄纵，容貌不扬。一直到了这一次，为了回国应试，先到自己家里的时候，他的父亲，却逼着他要完婚了。先是也不给他说明，早把完婚的日子也选定了，及至他回到家里，距离他的结婚的日子，不过四五天了。他父亲就以命令式的态度，逼他结婚。他说：既然订了婚了，不能耽搁人家姑娘的青春，自以早日结婚为是。他说：从前催你在暑假中回来完婚，你说要等待毕业后方能完婚，现在可不是已经毕业了吗？他说：你兄弟也已经完婚了，本来应该你先完婚，然后及他。因为你迟迟不归，人家等不及了，所以先你完婚。此番你不能再延迟了。待你结婚后，我总算是向平之愿已了。将来你回到祖国去，倘有

一官半职，你带了你的妻子前去，我可也不管了。

陈昂若满想回家一次，匆匆即行，趁此到中国各地游历一番。不想他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强迫他结婚。而且关于婚事上，都已一切安排妥贴，只等候他一位现成新郎。陈昂若一则慑于老父的威胁，二则自己从前原说过毕业后完婚，三则现在处此地位，入于家庭的牢笼，要反抗也无从反抗的了。好在他在美留学几年，也没有情投意合的女友。他此刻的希望，倒是对于邓小姐，不似外间的传言，说她性情骄纵，容貌不扬。不得已而思其次，容貌即使差一点，守着古训‘娶妻娶德’之旨，深望性情还能投契，则夫妇间也可以相敬如宾。

及至邓小姐过门以后，论其容貌，却还是中人之姿，并不似人家所说的怎样难看，陈昂若略觉宽慰。便希望她性情不至于乖戾，但是初入门的新妇，到底是婉顺的多，而况在陈翁这样的近于专制的家庭中，早被他的威凌所胁制了。不过闺房之内，阿翁所权力不及之地，邓小姐渐渐露出她的被抑的性情来了。陈昂若起初也很忍耐她，后来渐渐至于不能忍耐的地步，不免起了冲突。陈昂若想：这也算了吧！横竖我就要离家，没有多少日子了。纵使受难，也不过受难几天了。凡人可以享家庭之乐的，自然享乐，不能享家庭之乐的，只离开家庭就完了，何必执著一切呢？

这时他的父亲陈钜泉的意思呢，他以为由我从小给儿子订的婚，此刻由我手里给他完婚了，我做父亲的责任已完。以后他们小夫妇和睦的，当然最好，即使意见参商，不能和谐，也与我无关。完姻之事已毕，即关心到应试的事了。

陈钜泉本是一位侨民中大富豪了，为了他的长公子前程计，多花几个钱，略不吝惜。所以这一回陈昂若回到祖国来，囊资甚富，而且陈钜泉长袖善舞，近来在南洋一带，以及中国各通

商口岸，都有事业。各大商行，各大银行，都有往来。知道此去先经过上海，而上海又是人文荟萃之所，到那里先要通通气，所以就预先电托上海某银行，说是凡他的大少爷要用钱，尽管给他用就是了。只要一个电报来，整万的款子，可以电汇过去。不但是银行，就是别的商行，以陈钜泉长公子的名义，也一概可以通融。

不想陈昂若的为人，倒是慷慨有大志，不像他的父亲，只图私利，仅顾虚荣的人。那时候，正值清廷衰乱，上下酣嬉的当儿。他在美国大学，所习的是政治经济，自然也随时留心着祖国的朝政时事。他深知道清政不纲，万难支持下去，而强邻压境、国家正处于颠危之地。他知道父亲的意思，不过要教他做官，然而在清廷做一个官，有何意味。况且他的学问，都从美国得来，而美国早就是个共和政体，他已心醉共和，还能与清季这一班腐败官僚为伍吗？他当然不以老父的意旨为然，但他深知老父的性情固执，也不敢明示反对。好在无论应试不应试，他都想向祖国一行，藉此一观中国的情形如何。譬如一位医家，到底也要一诊这位病者，病到如何程度，方始可以对症下药。所以他结婚后，不到两月，便到了上海来了。

上海有许多大商行，都与陈翁有联络关系，知道这是华侨富商陈某的长公子，而且是美国某大学毕业回国，来应留学考试，差不多就是一位新贵人了。听得陈昂若到了上海，当然争相款待。陈昂若因为有许多也是他父亲的老朋友，为了商业上的关系，不得不互相酬酢。实在对于这班巨贾，情谊都不甚相投。他在上海，倒认识了几位比他先回国的美国同学。这个时候，正是中国政治群谋改革之际，一班革命志士，集聚上海。陈昂若就因为几位美国同学的介绍，而认识了许多革命党人。他们见陈昂若是少年英发之士，又是美国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

生，是个华侨子弟，家里又是个巨富，自然引为同志，深相结纳。陈昂若也以为欲救中国，非革命不可，那时他倒是日与革命党人游，纵谈改革方略，自己也是一位革命志士，早把回国赴京，应留学考试的事，置之脑后了。

原来上海是中国通商场，著名繁华之地。选色徵歌，成为风尚。就是一班革命志士，在此灯红酒绿之场，也常涉足其间，未能免俗。甚而有借着妓院妆阁，作为秘密会议之场的。有一天，也是一位革命家马公武，在一家妓院中宴客，所请的都是革命同志，陈昂若也是座中之客。大家都叫了局，花符飞去，莺燕齐来。陈昂若见主人背后坐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，风致绝佳。便问道：“这位姑娘叫什么名字？”马公武以为陈昂若赏识了，便嚷道：“转过去！转过去！什么名字，你自己问她好了。”正是：

慢从花下寻芳躅，且向尊前问小名。